



《人间词话七讲》

叶嘉莹 著

【内容简介】▷▷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也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的文词优美，但因为它的解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感悟式的意象批评，所以一般读者不易

读懂。叶嘉莹在《人间词话七讲》中以深入浅出和典雅细腻的文字，带你读懂王国维及《人间词话》中讲述的词的故事及其美感特质。

【作者简介】▷▷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

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精彩摘要】▷▷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他之伟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当前一般所谓的“学者”所追求的东西有所不同——当前很多人之研究学问其实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像现在大学博士班里的有些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较高的等级和比较高的待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在中国内地的教育界、学术界，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现在在很多读书人所追求的，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学问，而只是一个学问的外表。但王国维先生是真正追求学问的，而且他所追求的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学问，我曾写过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到：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说

是真理呢？这个是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华大学有王国维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边就刻有陈寅恪写的这篇碑文。碑文比较长，我只节录里边的两段话读给大家听：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论语》上曾提到过“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理想是追求一个真正的道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士之读书治学的最高目的，不应该是为了一个学位，也不应该是为了以学问当作工具来求得

私人的利益。那么应该为了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王国维读书治学的目的了，他是“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读书治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理想解放出来。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俗谛里边解放出来。俗，就是世俗；谛，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锁。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锁呢？除了刚才说的要得到一个高的学位，得到一个高职的工作之外，还有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扬名声显父母”，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为你而得到尊荣，这同样也是世俗的目的。陈寅恪先生说，我们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为了一种痛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了。

《乾隆帝》

(美)欧立德 著

【内容简介】▷▷

《乾隆帝》一书为美国著名清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委员会主席欧立德2009年出版的同名英文著作的中译本。作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西方读者对乾隆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发挥过重要

作用的中国古代帝王有初步的了解，将18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历史潮流联系起来，对流行的“清代中国是对外封闭的”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作者利用大量的中文原始文献，解读乾隆生平的每一个细节，准确地还原了这位曾竭力将自己“神化”的古代帝王的真实面貌。

【作者简介】▷▷

欧立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内陆亚洲史，是北美汉学界“新清史”研究的重要学者。著有《满洲之

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合编《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建立的内陆亚洲帝国》、《镶红旗档案：清代八旗研究指南及东洋文库所藏史料目录》等。

【精彩摘要】▷▷

让时光回到1735年。4月，乔治国王最喜欢的作曲家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创作的歌剧《阿尔西纳》在伦敦的考文特花园首次公演。9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第11个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出生在莱比锡，他后来成为莫扎特的老师。就在小巴赫出生后不久，瑞典著名的自然学者林奈乌斯在荷兰莱顿出版了他的伟大的分类学著作《自然系统》的第一版。在费城，年轻的杰明·富兰克林正在忙于撰写《穷查理年鉴》中的新篇章。在江户（今东京），德川幕府的将军统治下的植物学家成功地进行了培植甜土豆的农业试验，解决了日本长期的食物供应危机。而在那年10月的北京，世界上最富有且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雍正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经年累月的过度劳累给这位57岁天子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雍正四年时，他已积劳成疾。然而，雍正身边的大臣仍然难以说服他松弛紧张的日程来休息一下。通常，雍正每天清晨五点钟开始第一次朝会，午夜时起草最后一份谕旨。现在，他又出现了不适的症状。起初他还能在病榻上处理国

事，但在24小时后，他突然变得非常虚弱，除了接见他的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子（其中一个为宝亲王）外，无法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他的两个儿子整天都焦虑地陪伴在他身边。夜间，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弥留之际，雍正帝在其居住的圆明园召他的两个兄弟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至寝宫。没过多久，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等五人也被召至这里，这些人都是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雍正告诉他们，他该宣布继任者了。

在清朝这样一个不正式公布合法继任者的国家，权力的传承是一件可怕而又不可预测的事情。清朝的满洲统治者不像前代王朝的汉人统治者那样，自动立长子为皇储，而是以其政治传统相近的蒙古和突厥人的方式来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一个统治者死后，他的至亲与上层贵族一道，召开会议来决定在皇帝之子或其他男性亲属中谁最有资格成为继任统治者。尽管这种方式有爆发争斗之险，但也有利于确保领导权落入能人手中。雍正帝之前的所有清朝帝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推选登基的。但是，雍正除外。

多年以前，雍正之父康熙帝背离了满洲的这种传统。他宣布立其嫡长子允禔为太子。但因为太子的暴虐无道和滥用职权，这一权力继承方式以悲剧而告终。太子的命运遭到了巨大的逆转，康熙帝不仅下令废除其太子之位，还将其逮捕并圈禁起来。康熙帝幡然醒悟，痛苦地发誓他再也不会建储。而在康熙帝于1722年驾崩时，对于20多位皇子中谁会继位存在很多猜测。因此，当时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在继任者成功浮出水面之前实行了一周的军事管制。直到今天，这一权力继承事件仍然存在很多不解之谜。这个继任者就是康熙帝的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当时一些人认为雍正的即位存有争议。因此，雍正登基后，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解决办法，以免将来再出现同样的风波，同时也可以避免因公开建储而产生的诸多问题。雍正想到的解决方法是秘密建储，即由他自己而不是由八旗旗主会议共同选出继任者，然后将其立储这一事实公之于众。但是对继任者的确切身份予以保密，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继承者之间的争斗。

《历史，不规矩》

张鸣 著

【内容简介】▷▷

《历史，不规矩》是著名学者张鸣教授的最新作品。这本历史文化随笔文风犀利，举凡历史史迹和掌故，俯拾所得皆学问。

在这本佳作中，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下至中华民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丰富多彩，一股鲜活的灵气贯穿全书。通俗幽默的述说、入木三分的剖析、犀利深邃的评论，以及众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将五彩斑斓的往事以新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别样的历史画卷，表现出“个人化的历史”和“细节化的历史”的趣味。

【精彩摘要】▷▷

红颜祸水，这是古人的成见。为了证实这个成见，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再往下，还有赵飞燕，杨玉环，可以排上一长列。这些个典型，都是狐媚惑主，把丈夫带坏、教坏、撒娇坏的样板。这个成见的反面，就是丑女多贤德。老百姓有话，丑妻近地家中宝。这样的说法，也有证据，比如齐宣王的王妃无盐。丑妇无盐的事迹，已经流传甚广了。还有诸葛亮的妻子黄氏，也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据说诸葛亮的一身本事，都是从妻子那儿得来的。丑女撒不了娇，使不了坏，只好一心一意相夫教子，辅佐夫君成就大业。

还有一个丑女贤德而且智慧的典型，出现在三国时。此女姓阮，无名，以许允妇传世。许允和阮氏的父亲阮共，同在魏国为官。阮家的地位要比许家高许多，这个阮氏女，据说奇丑无比。按情理，这婚姻，是基于政治的。即便如此，夫妻交拜之后，新郎还是吓了一大跳。新郎问新娘：妇有四德（德言工貌），你有其几？新娘答道：我所缺的，仅仅是容而已。然而，士有百行，君有几何呢？新郎说，百行皆备。新娘说，君好色不好德，怎么说是皆备？一番机锋斗下来，新郎完败，只好乖乖被牵入洞房。

后来，许允做了吏部郎，选拔的官吏，多为他的乡人，被人告发，魏明帝派人来拿他。阮氏女吩咐丈夫说，聪明的君主，可以跟他辩理，不能以情论，不能装熊。到了朝堂之上，魏明帝质问许允，许允说，子曰，举尔所知。臣的乡人，是臣所知。陛下可以考察一下，看我所举之人，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领罪。魏明帝考察了许允所用之人，发现还都称职，于是，就放了他，发现他衣服败劣，还赐给他一身新衣服。当初许允被抓的时候，举家嚎哭，只有阮氏女坦然自若，安慰大家说，没事，过一会儿就能回来。还熬了一锅粥，等着。过了没多久，许允回家了。

再后来，许允官做大了。但是，朝廷由司马氏当家了。原来朝廷的旧臣，不肯依附者，日子就不好过了。许允开罪了司马师，惶惶不可终日。一日，忽被外放，奔走告其妻，我没事了！其妻即阮氏女说，未必。果然，不久许允即被诛杀。许允死后，门徒要戴匿许允的儿子。阮氏说，无碍，不关我儿子的事儿。司马师派钟会来拜访，阮氏告诉儿子，你们才具不高，他来问什么，你们答什么就好，别哭得太厉害，不会有事的。果然，钟会看到许允的儿子们都蠢得可以，成不了什么气候，如实告诉他的主公之后，许允的儿子就免于受株连了。

阮氏的事迹，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这是个谜。最大的可能，是许允或者他儿子的功劳。如此料事如神的女流之辈，运筹帷幄，也得靠男人来具体操办，连事迹流传，都得仗仗男人的叙述。离了男人的中介，女子无论有才无才，有德无德，都等于零。其实，女子相貌如何，妍媸美丑，跟她们的贤德和智慧都没有直接关系。历史上著名的祸水，多半是出于男人的臆造，夏商周三朝坑害君主的美女，怎么可能干的事都差不多一个模子。那些不是臆造的祸水，真正的祸源，也是君王自己。那些历史上的贤明之主，身边也不会缺了美女。别的不说，一个人人传诵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连自己兄弟的媳妇都不放过。只是，为何他身边的这些美女不能祸人呢？

反过来，丑女当然可能有智慧，但由于女性的智慧，必须通过男人才能实现。所以，智慧的美女的话，男人更有听进去的可能。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长于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在教学之余，著述颇多，既有学术著作，亦有历史文化随笔，主要作品有：《辛亥，摇晃的中国》《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等。



▲《历史，不规矩》▲
 南海出版公司
 2014年5月出版